

秋之芦苇

张亚玲

秋风起，芦花白，摇摇曳曳，如梦似幻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眼前的芦苇定不是《诗经》中的那片芦苇，哗哗流淌的河水也定不是《诗经》中的那条河，但诗歌中营造的意境和眼前的情景何其相似！

芦苇立于水边，它们萌发于春天。那时，它们多像一个个少年，枝叶青葱，生气盎然。我曾采一片苇叶放在唇边，轻轻吹一下，细细的声音夹着芦苇淡淡的清香在春风里飘散。

它们茁壮于夏天，笔直挺立，叶子如剑，历经狂风暴雨的洗礼，身上都是青春的豪气。密不透风的芦苇丛是鸟儿们的乐园。夏日傍晚，我下班经过河边，总要站在芦苇边细听鸟儿的鸣唱。芦苇丛里演奏着多声部的交响乐：尖细的，粗犷的，婉转的，雄壮的，舒缓的，急促的……长腔短调，只闻声音不见鸟影。会有多少只鸟儿藏在里面？它们都是什么样的鸟儿？总觉得那里埋伏着雄兵千百万，不然的话，鸟鸣怎会那么多姿多彩？偶尔有几只鸟儿站在芦苇顶上，是小麻雀，还有和小麻雀一样小的黑色鸟儿，麻雀喳喳，黑鸟啾啾，一阵风吹来，它们轻盈的身姿也随着芦苇摇动起来。

我想一探究竟，就踏着草丛中隐约可见的小路走了进去。不一会儿，我便隐没于芦苇丛中，看不见一只鸟儿。脚下已无路，耳边是芦苇的沙沙声，叽喳的鸟鸣声，我却感到一种无边的寂静。奇怪，在岸上看去，河边一带的芦苇丛并不宽阔，置身其中却深不可测。我心生胆怯，生怕脚下草丛中突然窜出一条蛇，便赶快转身出来。

走到岸上，再看那片芦苇，鸟

鸣依然，葱茏依旧。

就这样，每天走着看着听着，芦苇慢慢抽出了芦花，秋风过处，它们全白了头。芦花随风起伏，体态轻盈，朦朦胧胧。一年已经过半，匆匆忙忙的脚步奔波不停，我追逐着梦想，笔耕不辍，把凝聚着心血的文字投向心仪的地方，却总如泥牛入海，鲜有收获。所谓伊人，在远方向我招手，“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”伊人虽飘忽不定，却美丽诱人，我将穿过层层阻碍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将她追寻。

秋天的芦苇丛中，忽然宁静了，再没夏日的热闹，虫子的鸣叫时断时续。我在芦苇丛上寻找，只看见偶尔有一两只麻雀飞过。夏日里的那些鸟儿呢？莫非它们是候鸟，乘着秋风飞到了南方？真如此，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鸟儿来来去去，不知它们是否也会有时光紧迫之感？

这些芦苇春生冬枯，多像一个人的一生：少年青葱懵懂，青年昂扬蓬勃，中年沉稳踏实，老年收敛宁静。秋天的芦苇，芦花洁白，在风中飘扬，好像一面面小旗，张扬着生命的别样风采。

夕阳西沉，落日熔金，水面铺上了一层红绸，霞光斜照在芦苇上，给它们镀上了一层迷人的光晕。几只白鹭翩然飞过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一切都充满了诗情画意。现代诗人刘大白在《秋晚的江上》如此写道：“归巢的鸟儿，尽管是倦了，还驮着斜阳回去。双翅一翻，把斜阳掉在江上；头白的芦苇，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。”

芦苇头已白，依然妆染红颜。美好不分年龄，只要愿意，心态年轻，归来依然似少年。

“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”那片芦苇摇荡在秋风里，远方的伊人啊，也悄然在我心间永驻。

父亲的脚步声

和少波

在儿时的记忆里，最亲切动听的便是父亲的脚步声。

作为村主任的父亲很忙，白天极少在家，晚上回来也很晚。每到夜晚，我怎么也睡不着，直到父亲熟悉脚步声响起，我才慢慢地进入梦乡，睡得踏实而安稳。

后来，我大学毕业，当了一名乡村教师。那年冬天，工作不久的我双眼意外感染病毒，只能看见模糊的人影。为给我看病，父亲辞去干了20年的村委工作，拉着我去全国很多地方。父亲的脚步沉稳有力，又小心翼翼。

大部分时间，父亲和我都是在省城看病。不管是严寒酷暑，还是刮风下雨，每天早上，父亲都会拉着我的手，从妹妹打工的宿舍走到三公里外的医院，等我做完治疗再从医院返回，来回路程有六公里。虽然我的视力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，但父亲坚定的脚步声，给了我无比坚定的信心和温暖。

那天，医生建议我尝试一种“神奇”的药剂，我非常激动。可那药实在太贵，我们根本用不起，而且只能去北京购买，我的心情顿时跌到了谷底。父亲铁了心要给我治病，当天就搭火车回老家筹钱了。

父亲走后，我一个人住在妹妹打工的宿舍，每天都竖起耳朵，盼望门外响起父亲脚步声。三天过去了，父亲依然没有出现。

第四天，整个白天我都心神不宁，想着父亲的为难，想着自己的情况，内心五味杂陈。那天晚上，我恍惚听见父亲喊着我的小名回来了，可怎么一点儿也看不见他的脸呢？我心里一惊，猛地醒了，按了下报时表，已是凌晨2点。就在这时，“腾，腾……”我突然听见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、更清楚，那是父亲脚步声！我惊喜地叫了一声，一下子拉开房门，刺骨的寒风迎面灌了进来，父亲的身影也出现在门口。

父亲坐下，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天的经历。其实，我完全能想象到，父亲是如何走遍全村以及邻村，找到他认识的每一个人，把能借的都借了，才筹齐了钱。为省时间，父亲直接从老家去了北京，买了药又连夜赶回省城。他舍不得坐公交车，硬是在凛冽的寒风中走了40分钟。

父亲躺到床上，头刚挨着枕头就发出了鼾声。我赶紧给他脱了鞋，盖上被子，旋即心头一酸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

后来，我的视力竟奇迹般地恢复了，并重新投入工作。隔三岔五，父亲总要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编织袋来看我，里面塞满了我爱吃的食物和自家种的新鲜蔬菜。每次来，父亲总是放下编织袋，连口热水也不喝就要转身离开，恐怕影响我工作。

慢慢地，父亲的脚步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定有力，走路慢吞吞的，佝偻的身子和花白的头发也是那么刺眼。送父亲出校门，看着他的背影慢慢消失在人群中，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又流了下来。